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三八號

據清·陳霖纂
清·光緒三十年刊本
影印

江蘇省

金陵通傳

(一)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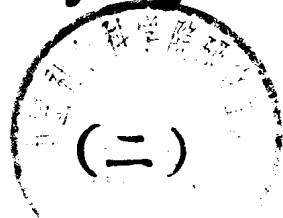
10096465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三八號

據清·陳霖纂
清·光緒三十年刊本
影印

江蘇省

金陵通傳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6466

金 血 十

陵 補 司

通 齋 力

傳 卯 齋

光緒甲辰年
瑞華館棊印

序

通傳者傳金陵也傳金陵何以云通也其事其人通乎金陵其義則可通之天下也天下大矣天下之人才眾矣憑一人之見聞而欲上下千古悉歸吾載筆而垂之無窮於戲此豈易事哉雖然天下者一鄉一國之所積也而一鄉一國者實人才之所由生也第卽吾所生之鄉與國網羅而表彰之俾父母之邦皆有所矜式則本源之地得所以自盡者備於斯矣天下之鄉與國若皆能援斯傳之用心而各有所作焉萃而成書固甚盛事此通傳之所以爲通也夫紀述之通義惟良史爲然有金陵君子陳雨生者不得爲史官力不足以大徵文獻而通傳之作則皆史例矣人與事各從其類合傳例也門第相及世家例也年代遞次立表例也每卷摺以定評論贊例也凡所始終皆斷自可據者是又信史之義矣然以是云通猶文字末耳若夫矜式鄉國其父兄有所以爲教其子弟有所以爲法則風俗厚而倫紀修矣放而準之四海風俗無不厚倫紀無不修而天下大同矣斯通之極致也易國推而行之存乎通作者之意蓋本諸此

夫襄陽傳耆舊或略門第皇甫謐傳高士乃無薦紳惟於越先賢傳似完美矣而於類記附見諸例猶闕如焉雨生獨通之以史法故立體也約而爲用也傳其所別白也嚴而其所取善也寬寬則易勸嚴則不誣約則綱舉而目張博則事詳而辭核是傳也夫豈非吾郡之盛事而豈惟吾郡之盛事哉金陵爲帝王都其鎮則有鍾阜之雄秀其大江環之則有揚子之浩蕩山水有靈人才斯毓通傳一編或遂以是當之吾竊曰不然何地無六山水何山水不生人才惟無匯而存之則湮沒而淆雜者何可勝道而雨生超然遠矣

光緒二十有六年庚子孟秋溧水濮文暹謹敘

凡例

史記有世家班范以下皆無之而時寓世家於列傳中李延壽南北史於崔盧王謝諸族皆詳敘始末昭穆瞭然大有裨於譜學矧金陵大郡六朝世裔往往而有至明代勳衛譜牒蒐訪尚多可攷類而敘之亦故家喬木之思也今略依南北史之例輯爲通傳以朝爲次其苗裔卽附其下不以某代爲斷其餘則各據時之前後擇事跡相近者彙爲一卷

江甯七屬句溧最古元甯次之以秣陵建業丹陽爲濫觴高淳則割二溧而成縣者也六合與眞州錯壤江浦爲烏江所分古今革沿革方隅界限詳加考定籍貫斯明意爲遷就則吾豈敢

金陵爲人文淵藪甄錄諸書以廿四史爲主而景定至正二志輔之路氏帝里人文略朱氏詩匯姓氏錄亦一大宗也其餘府縣各志以及大家譜牒下逮稗官小說皆不敢遺竭三十年之力塵乃告成徵文考獻或有取焉

范書列傳人以類分論斷之言卽隨其後不必俟一卷之終也是篇略仿其格

式僭加品題而冊數乃由此以判云

郡邑人物采擇貴寬其有一節可傳不敷立傳者則仿明史之例附他人傳中亦取以事類敘之意而表又所以輔傳也

金陵山水之鄉名賢多愛而居之是卷不載寓賢必定居再世生長斯土者始爲甄入至自郡他徙者亦俟其子孫除去本籍始不載若夫六朝僑縣明代勦衛聚族而居義同土著合附斯篇

閨秀方外苟有卓至之行卽隨時代先後依類附載傳中不復別標子目多爲之名以歸簡要

是書采擇旣多譌謬難免或族姓誤聯或昭穆紊序或同名而紀述互舛或一事而傳聞異辭千慮之失閱者諒之

金陵通傳卷一目錄

第一冊

伍尙 江上漁父 溧水女子 專諸

第二冊

抗徐 張磐 陶謙 甘公 芮祉 子良 何洪等 玄

第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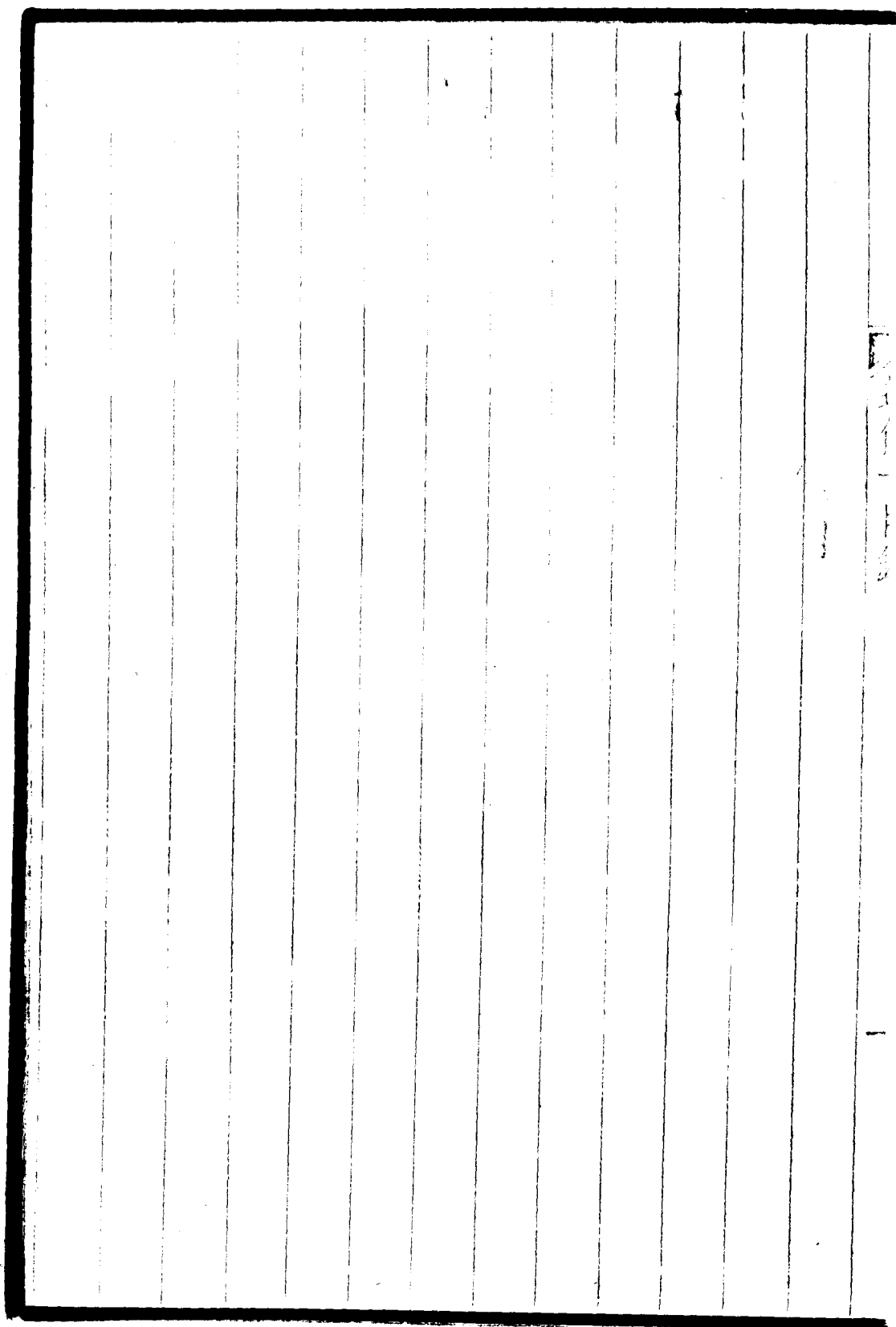
唐固 刁玄 辭學 子兼 紀陟 子瞻

第四冊

陶璜 子威 從子回 王璽 甘卓 張闓 王諒 樂道融

第五冊

葛洪 先世祚 從父玄 許邁 父副 弟謚等 從父朝



金陵通傳卷一

江甯陳作霖伯雨纂述

伍尙江上漁父溧水女子專諸傳第一

伍尙楚人也食采於棠世謂之棠君

棠當今六合

大父舉相靈王以邑氏亦曰椒舉

椒今全椒與棠近故定伍氏爲江北人

父奢爲太子傅平王信讒將殺太子召奢考問之奢曰王

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囚奢太子出奔宋費無忌言於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尙少曰胥尙爲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必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執剛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王不聽卽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召子尙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楚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尙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思見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尙曰父繫三年中心忉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甚

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
賞賜封二子爲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尙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爲侯
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尙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
己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尙曰豈貪於
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尙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
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尙曰父子之愛恩性中出微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
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恥辱日大尙從是往我從是決尙泣
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不能報讐畢爲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
可復也吾如得還是天祐之其遂沈埋亦吾所喜子胥曰尙且行矣吾去不顧
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尙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
不及奮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尙至楚就父俱戮於市子胥奔宋
從楚太子遂適鄭太子與晉謀襲鄭鄭殺楚太子子胥還奔吳過楚境至昭關
楚購亡人急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而遇漁父焉

昭關當今和州境則
江必江浦之烏江

漁父江上隱君子也常乘船沂水而上子胥遇之呼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歌曰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澚之津子胥旣渡漁父視之有饑色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漁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者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食畢子胥乃解百金之劍與之曰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亡人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我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旣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曰諾子胥行

數步顧視漁父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未至吳而疾中道乞食過漂水而遇女子

漂水女子貞信人也擊綿於瀨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盎漿無令其露女子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子胥至吳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沮之子胥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

專諸棠邑人也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過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夫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

子之聲而折道豈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豈頗愚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

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禮以爲上客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論斯義也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王僚十二年夏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光陽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

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閭閻閭閻乃封專諸之子毅爲上卿子胥卒相闔閭入楚復父之讐過漂水投金於瀨以報女子之德

論曰伍尚奔死免父死得其正者也子胥志在復讐而瀕死獲濟漁父女子其俠烈之性固大異於負利忘恥者矣專諸以布衣而刺萬乘奮其矜隆之氣無所爲而爲壯則壯矣非孟子所謂死傷勇者耶

抗張陶芮傳第二

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即今之小丹陽生於漢桓帝時少爲郡佐史鄉邦稱其膽智初試

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遷太山都尉盜賊望風奔亡三府表徐有將率之任特轉長沙太守桂陽賊胡蘭等三千人轉攻零陵徐發諸郡兵與中郎將度尚并勢討擊大

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尙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於是長沙宿賊皆平徐尋卒官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時爲度尙所誣陷者有徐同郡張磐

張磐字子石以清白稱桓帝時爲交趾太守當胡蘭黨南走蒼梧磐逆擊之復入荊州度尙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窳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尙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尙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尙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狀上詔書徵尙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見原磐乃出後位終廬江太守